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9
28 Sept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23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德斯格特先生（副主席）（荷兰）

嗣后：恩戈先生（副主席）（喀麦隆）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面各位发了言：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

马卜鲁克先生（突尼斯）

哈米德先生（斯里兰卡）

廷德曼斯先生（比利时）

奥古斯托·萨尔迪瓦先生（巴拉圭）

德乌斯·皮涅伊罗先生（葡萄牙）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050/A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六（续）

一般性辩论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指示我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这一光荣职务。

本组织的议事规则之一为进行祷告或默思保留了一分钟的时间。联合国大会的每一届会议都是对世界未来进行深思反省的机会。今天，世界正处于巨大变化的初期，这正是我们头脑中所思考的。核裁军的设想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近于开始实现。其实这一设想并非新颖，新颖的是这证明它有可能得到实现。仅仅是在昨天，我们大家还看到一堵空墙挡在前面；可今天，我们却可以放眼远望了。

两千枚弹头仅仅是核武库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小部分的消失足以给世界带来一片崭新的前景。关于这些武器的协定只不过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事情已经出现：苏联和美国终于异口同声地吐出了无核词汇表中的第一词。当这个词化为行动时，世界将同样获得新的知识。世界届时将确信，核武器和安全不是同义词，一旦这些武器消声匿迹，那么安全将更加牢固。

就目前而言，这条原则正在一个具体的事例中得到确立，但在实践中它已经确立了。现在，整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从同样的逻辑前提出发，摒弃整个、而不是一部分核武库，一举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苏联相信，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发射台虽小，但却可以推进一项伟大的事业。继最近的协定之后，可以就裁减多至半数的战略武器达成协议，当然其条件是维护限制反弹道导弹的条约。

今天，达成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前景越来越现实。同时平行进行根据足够需要量概念的常规武器的裁减也可望出现建设性的发展。有取得进展的

可能性，因为我们已经具有消除尚存障碍的大胆设想和意愿。

如果国际社会再次助我们一臂之力，那么对是否可能一举消除核武库这一问题的肯定答复便可化为现实。

不必在此竞相举起胜利的棕榈叶，因为它与和平的橄榄枝并不匹配。我完全可以描述一番苏联是如何为实现全球双零点方案而竭尽全力，但如果其它人想抢头功，那么就不妨归功于它们。因为，如果我们必须竞争的话，那只能在核裁军领域中进行竞争。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实现了曾经谋求的事业，而且其结果没有与大多数人的意愿不符。

世界如此热烈地欢迎该协定，使我们深受感动。这再次使我们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赞誉和声援之声淹没了核牟利者孤独的哀鸣。倾听这一片声浪，你们的苏联同事既不象别人一样欣喜若狂，也不压抑乐观的心情，而是强烈地感到，我们大家今天才是真正的联合国——不仅仅由于是本组织正式会员的资格而联合，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目标而联合。感谢你们给我们这种奇妙的感觉。我们将备加珍惜，铭记在心。

我要为意识的统一、合作和支持的气氛感谢你，只有这种气氛才会产生协议。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协议是你们的协议。我们认为，协议属于大家这一事实是执行协议的最好保证。

“我们生来就是要生活在一起的。我们的社会就象一座拱门，它能挺拔而立，正是因为它的许多石块相互连接而不会坠落……”。

人们对人的思想建立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最高道德法则的能力感到惊奇。“我们生来就是要生活在一起的”，塞尼卡在好几个世纪之前，给卢西利乌斯的《道德书信》中正是这样写的。但是，这一观点只是在今天才正被人们理解为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

今天，列宁的《和平法令》被视为向我们时代发出的最高道德信息。甚至早在

1917年，我们就废弃了秘密条约，公开处理国际事务，立即退出战争，以及拒绝用战争方法解决冲突反映出一种现在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意志的共同需要。

人的思想必须经过漫长和艰难的路程才能化为行动，但这迟早会发生的。当我们在华盛顿讨论销毁核弹头的技术问题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仅在前一年，这似乎是一种我们力不能及的东西。我们的美国伙伴可以证实这一点。我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一点。我们只能这样说：过去给现在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现在给未来提供了保障。

“安全世界的现实和保证”是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本届大会开幕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它传达了我们的思想的要点。

一个安全的世界是可能的，因为任何其他东西太危险了。安全世界的可能性与对它的需要是对称的。这是现实。至于保障，我们认为在一个全面的安全体系中才有这种保障。启发并率先建立这一制度自然是联合国的任务。简而言之，这是那篇文章的逻辑，它发展了安全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渊源于我国的历史，并且是诚实地分析整个先前时期的政治思想的成果。

在这一方面，我冒昧地提醒大会，联合国第四十届大会恰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前夕相吻合。这是我们的庆典，我们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我国国庆所激起的感情是我们自己的感情。然而，我要冒昧地向你们谈谈我对那个日子产生的一些国际影响的感想。

十月革命是本世纪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仅对前俄罗斯帝国人民、而且对所有人民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我认为，对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不只是苏联的内部事务。我们无法表达苏联对彻底消除冷战的产物之一的愿望是多么的深切。我们想要消除的就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事实。

所有这些自然也是我们改革进程的目标的一个部分。同样地，开放和对话也是我国执行内外政策的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公开的联系，二者不可缺一。

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使我能够在谈到十月革命70周年时恭请你们大家一起思考。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与我国的革命变革进程紧密相联的世界革命的概念，我们对此毫不隐瞒。这个概念就是：整个人类社会是建立在承认和平是生存的最高价值、承认人的生活、自由和尊严是一个共同的尺度、并承认和平共处乃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在向第27届苏共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中所宣布的这一概念，已在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步骤中得到具体化。

改革也预示国际事务中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不应该阻挠。但是，当然，1987年与1917年或1918年的形势大不相同。现在没有任何外部行动能够阻挡我们的革命。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也不同了，这可能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取得这项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这个代价的起因是外国干预与内战；经济崩溃与经济封锁；恐怖与颠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的企图；纳粹侵略与强加给我们的冷战；以及核讹诈与企图提出单方面的政治苛刻解决条件。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付出最高代价。

与许多其他革命不同，十月革命几乎未曾流过血。不象许多其他革命那样，十月革命的设计者从未打算将神殿建筑在鲜血上。他们从来没有象许多前人那样认为，残酷、暴力和恐惧是粘合他们理想的最佳粘合物。

正是密谋反对、恐吓和平预苏联的政策使它闭关锁国、断绝了与敌对世界的联系。

为了生存，有必要在历史上最短时间内作出最大努力。长期缺少时间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无休止的压力也对创造那种造成无辜受害者和无法弥补的损失的条件起了作用。

我们这样说是为让大家知道：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不只是说说而已。作为胜利与失败，成就与错误的继承人，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巩固胜利成果和在国内外政策中避免重犯错误的最少可能性。

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特点及其主要方向。它标志着我们社会的活力与健康，保证了其未来、及其真正的内部民主、开放和整体性。我们没有必要引经据典地来给听众找出一个同“glasnost”意义相当的英文字。人们在运用外语时往往会偏离原意，正象同一个发言者实际上已发生的那样，他声称在俄语中没有表示“自由”的字。一般说来，在这个论坛上玩弄文字游戏是危恐的，在这里并非人人都愿意附和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肆意侮辱的。自由确实有利于和平——但自由不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事务、把资助反革命作为最有利可图的买卖的自由。

就我们的改革而言，谁也不应陷于错觉之中。我们不会偏离主要的道路，或借鉴其他国家的民主的标准和规则。我们感谢它们的忠告，但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计划、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改革。让我们自己决定苏联要变成什么样子，而它将会变成苏联人民所要求的样子。

那些支持我们的国家，还将会支持在国际民主基础上重建国际关系的计划。它们将支持无核世界的概念和一切解决世界政治中最棘手问题的行动。因为这是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利益相吻合的。

我们这个论坛不是宣扬“自由企业”的布道坛。这个大厅不是用花言巧语讲课或给国际社会讲授“良好政治行为”举措的教室或课堂。更不该用牧师告诫别人的口吻告诉本组织说“它走偏了方向”或者告诉大会说“现在是它回归正途时候了”。

但人们可以说，这个论坛和这个大厅是人们表达新的政治思想的地方。

无论世界怎样被对抗和仇恨所分裂，它在必须保存自己和使人类永久生存面前是统一的。

从这一客观现实中产生了另外一个指导新政治思想的明灯：在我们的时代，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其涵意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不可与共同的利益相对立。

如果有谁借口出现了违反其国家安全利益或民族荣誉的事物，就一味地去反对他所不喜欢的政治制度或政府所产生的一切，那就势将反过来危害他自己的人民和国家的真正利益。

新的政治思想必须结束这种情况。新的政治思想如要付诸行动，就将会结束这种情况，无疑将会如此；因为行动，概念和执行它的统一、思想及其实现的统一、言行的统一，则是人类生存的另外一个关键条件。

新的政治思想势必会深入人心，因为这种思想渊源于一系列重要的因素：进步政治经验的积累；对当代现实的严格科学分析、评价和预测；新的政治思想已从引起国家间、国家集团和社会政治制度间仇恨的民族狭隘意识中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仇视社会主义的政策已在理论和实际上都遭到破产。

成立联合国的这一事实孕育出一种新的政治思想。甚至就在那个时候，这些新思想的原则就已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的各项条款之中，《宪章》无疑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律文件之一。

而本组织至今四十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其作用的事实，就是人类共同利益战胜了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的实例。

实际上，战后几十年来不过是陈旧的政治概念与产生于战争痛苦之中的新政治思想之间斗争的历史。

如果地球上的生命由于人类拥有可以摧毁它二十几次的能力而系于一线，那么人类自己以及人类对这种生命保证的信任，或者是威慑的概念一定出现了问题。很有可能，二者都出现了问题。

新的政治思想揭露了依靠核武器来保障任何国家安全的思想是多么荒谬。

但马上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保证和平？或者这种方法是否存在？新的政治思想的答案是：是的。我这里愿再次集中谈一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所明确指出的，我们把这一体系的形成看作是跨越时间并通过集体努力而完成的多线路进程。

实质上，它的目标是：和平只应当由联合国和安理会在严格遵守其《宪章》原则与规定基础上加以保证。

我期待有人一定会问：如果这是你们的目标，那么你们提案的涵义又是什么呢？无论怎样，联合国已经存在，这一国际和平组织正在发挥职能。

让我提醒大会，联合国之所以成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无核世界，而其《宪章》的宗旨当然是在解决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核武器造成一种不同的现实，归根结蒂，这种现实使我们无法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一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而核毒瘤正好限制了《宪章》的运行范围和可能性。现在，外空军事化的前景又进一步削弱《宪章》的原则。

然而我们切不可削足就履，让《宪章》迁就核时代和太空时代的现实，更不可把《宪章》破坏无遗。《宪章》是一个伟大的文件，甚至今天仍包含使人类能够生存和人类避免使用战争来解决其问题的一切必要规定。

但是对于不可能的事甚至《宪章》也是无能为力的。任何组织、任何规定、任何行为守则都无法在发射一颗导弹与造成一场核浩劫前的几分钟内拯救世界。如果一旦“星球大战”计划开始执行，那么“保护盾”这一短暂间隔时间势将变得更加短促。然而这个计划在此又一次被兜售为“保证更安全世界”的方法。

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我要提到一个美国总统时常援引他的言论——甚至就在前天——的人。

那人便是安德雷·萨哈洛夫院士，他说：

“我对这一方案的看法与里根政府不同……。断言星球大战计划的存在迫使苏联谈判裁军问题，同样也是错误的。相反，星球大战计划妨碍了裁军谈判。”

如果我们在某个领域中相信一位院士，为什么在另一个领域中却不相信他，何况在这一领域他还是一位称职的专家和专业人员？

让我们把浩瀚的空间留给和平飞艇吧，如此一来，后代人——我们的儿女、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便不必费力去制造空间扫雷艇了。

将核与空间因素排除在安全等式之外是通向真正安全的唯一道路。我们认为，综合安全体系是重新发挥联合国及其《宪章》作为主要和平工具作用的一种临时方案。

那么，综合体系的实际问题何在？过去一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的提案人与联合国会员国进行了磋商，在国际论坛上讨论了他们的建议。结果，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更清楚，我们的想法也更具体，出现了一种协作的气氛。该一体系在其所有四个方面都已定型，这四个方面是：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和人道主义。

在政治军事领域，它包括各国政府有义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使军事理论就其性质而言纯粹是防御性的；公布关于国际开支以及关于演习和调动安排的资料；一致接受非进攻性的防御原则；制订可靠的核查制度。

我们相信，综合安全体系还将是解决区域冲突局势的关键。这或许是当今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离开主题，简单谈一谈前天曾在这里提出的一些观点。我指的是美国总统前天在这里发表的讲话。我无意津津有味地同他进行论战。因达成协议而引起的激动，我作为客人的身份以及对于长者的尊重都不允许我逐一论及那些毫无根据的断言和论点。但总统既然谈到人类的心灵，似乎声称只有自己有心肠，其他人却没有。我希望就此讲几句话。

宣布某些地区和洲对所谓的“自由世界”具有特殊利益，从这些地区和洲攫取他人的资源，注入自己的经济这才是没有心肠，招募并武装雇佣兵，宣布他们为自由战士，为他们进行的谋杀支付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这才是没有心肠。向强盗提供武器，由他们击落民航飞机，同样是没有心肠。心脏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器官，它因上述做法而战慄。

没有受过苦的人不会同情别人。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在我们领土上发生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宣布支持联合国的努力，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

它在阿富汗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缔造和平的作用；在那里，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的使命同民族和解的方针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形势已日益明显地表明，阿富汗人有能力自行决定他们国家的前途，并且正在这样做。这一令人鼓舞的新趋势与我们尽早从阿富汗撤离苏联军队的诚恳愿望是一致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正得到阿富汗领导人的充分谅解。

在中美洲，该地区各国为实现期待已久的和平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以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在分享它们的成功。

印支地区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对话显示了有希望的迹象。在柬埔寨民族和解的方针开始起作用。

朝鲜问题的解决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朝鲜人民渴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外国军队和核武器撤离出去，这只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联合国有一个详尽的计划，旨在实施关于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以独立的决议。该计划的执行将大大推动解决南部非洲局势。

在赞成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方面，出现了协商一致的意见。

在塞浦路斯，本组织和秘书长也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在障碍面前毫不退缩。

我们关于波斯湾局势的看法如下：这一局势已到紧要关头，可能会失去控制。事态的发展确如我们最初所警告的那样，但我们并不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的正确而感到高兴。军事存在的规模越大，发生另一场冲突乃至一个不属于该地区的国家卷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一点使我们感到极为焦虑，它还加强了我们的冷静地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的的决心，促使我们再次强调消除大规模军事存在的危险这一问题。

在上述情况下，维护安全理事会的团结显得极其重要。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执行第598(1987)号决议的一个先决条件。安理会各理事国在各自采取行动时，必须恪守决议的各项要求，不得有所违背。

波斯湾的航行安全可以而且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来加以保证，联合国则以国际社会的名义来采取行动。如有必要，应为此调集适当和足够的部队，苏联将同意作出这样一项决定。

必须确保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同时和立即停火，并确保在由一公正机构调查冲突责任问题上，协助秘书长完成其使命。安全理事会应在一明确规定的期限内收到一份报告。在此基础上，将有可能顺利从波斯湾撤出外国海军和其他武装力量。

我们认为，目前十分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提供一切协助。

在经济领域，综合安全体系试图促进非对抗情况下的合作，这一合作将包括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所有各方。不解决这一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将导致爆炸性的潜在威胁，一旦爆发，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前天在这里描绘的那幅繁荣的情景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很难想象，深陷在数万亿美元债务中的发展中国家里会出现什么“向民主进军”。在一种新的、技术型的殖民主义正进行活动的今天，根本不可能认真讨论什么机会平等。

亟须采取行动。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能够达成一些协议：削减向银行贷款支付利息、向最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好处、将每个发展中国家每年支付债务的数额限定在其年出口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上、接受债务国以出口产品偿还他们的债务、取消对这些国家出口的保护主义壁垒、对重新安排贷款的偿还期和债务再筹资金不再加收利息等等。

当然，这些还仅仅是为讨论提供的建议。但即使是现在也可以考虑制定一个紧急行动计划，缓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从长远讲，还有必要重新改组整个国际货币体系。

当然再没有什么比最深远的裁军计划更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了。

我们对一种不同的观点并不陌生，它不承认裁军和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把贫困解释为人民没有能力工作和建设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这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地地道道的种族主义。任何人民都不是没有才能或不能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只是各种条件不同而已，这些条件或有助于一个民族实现其潜力。或破坏其挖掘潜力的努力。消灭经济上的歧视，为人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实现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提出的思想中有关环境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的演变。人类应有个安全的环境，这是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象人类面临着一场生态灾难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一样。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保护必须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对抗会缩小采取一致行动的范围，而合作则能扩大采取一致行动的范围。我们的想法提供了在这个领域里可采用的一套办法。

人的问题是衡量一个全面的安全体系的首要标准。各国能够并且必须进行合作，创造最好的国际条件，保障所有地方的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内部民主化，建立信任和和睦。

我们应当一起开始在人道主义方面制定一些广泛的、切实的步骤，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在这些思想基础上的歧视行为方面推动合作，共同解决少数民族和难民问题，维护移民的权利。

我们认为，对国家和民族来说，信任始于内部，在很大程度上，信任是建立在言行一致、政治宣言和实际立场完全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现在是，并且仍将继续是受到这个原则指导的，而且我们保留要求所有其他国家政府、我们的伙伴也这样做的权利。个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应当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文件得到保护。这一点应当是普遍适用的。

提出这个建议的国家并不要求得到一纸版权证书。这种安全体系产生于战后各国在和平共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产生于联合国的活动。它扎根于一个广泛的法律基础上和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之中；它扎根于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进

行的谈判、使人权标准法典化、建立地区安全的过程和不结盟运动之中。

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在本世纪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体系有希望成为所有国家和人民今后共同发挥他们创造力的基础。今天，当两千件武器可以从地球上消灭的时候，当一个持续了四十二年之久的趋势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突破的时候，这样一种体系反映了一个我们认为是真正的、不可逆转的过程——一个意志和决心的产物。因为我们确实是注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象一个巨拱一样互相支持，我们一定能站到一起。

我们的大会为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我们不应当把时间花在对抗和敌视上。我坦白地告诉你，世界对它已经厌倦了。有很多引语被用来证明你是在跟地狱里的小鬼打交道。这实在是不严肃，没有根据的。有损国家尊严的指责太多了。是我们进行认真对话的时候了，是我们坐下来办正事的时候了。

当我们面对过去和现实的时候，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当短暂地反省过去之后，我们还需要再一次行动，再一次行动。*

副主席雅克布维兹·德·泽格德（荷兰）主持会议。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联合国成员国一直忠实于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每年来到这里开会，安排它们坐在一起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共同考虑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大会每届会议都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使我们能够重申致力于《宪章》所规定的本组织的各项基本目标及原则。《宪章》赋予所有成员国的任务是：为和平而努力，为发展国际关系而努力，以促进各国人民所期望的繁荣、经济与社会进步。

本届大会将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协调为改善人类命运所作的努力，这一努力的基础便是所有热爱和平、自由、平等、公正和幸福的国家所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准。

卢旺达共和国在1962年9月18日作为第九十七个成员国加入联合国时就曾庄严地宣布它决心遵循这些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是建立在1945年旧金山所宣布的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和和平与合作的理想基础之上的。卢旺达共和国希望这一理想日益变成现实，希望所有成员国所进行的努力将确保本组织能够执行赋予它的任务。

卢旺达将永远属于乐于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努力的国家之一。在本届会议上，我们于1962年在这方面所作的承诺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今年是卢旺达共和国独立二十五周年，也是进入联合国二十五周年。在双重纪念之际，我愿在此代表卢旺达政府重申卢旺达共和国对于《宪章》所规定的各项目标的支持。伴随着这一支持的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那些影响这些目标实现的各种消极因素将会逐渐消失。这些消极因素之一就是某些国家所执行的政策，这些国家不愿意接受建立在普遍合法性基础上的原则；其他消极因素包括镇压合法要求尊重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持续存在。这些因素引起了人们严重的关切，因为此时国际社会本应将主要努力用于迎接发展

中国家经济失调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大会对于经济困难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这些经济困难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日益增多，日益复杂。这对人们所期望实现的进步来说不是好兆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威胁到第三世界国家生存本身，会使它们为发展所作的艰巨努力前功尽弃。

这场危机主要是结构性的，因为它影响到指导当今国际经济关系的种种机制。这场危机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不稳定，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原材料市场萧条以及债务问题。

这些因素的长期存在严重地阻碍着第三世界国家为发展所作的努力，发展中国家陷入错综复杂、十分危险的恶性循环，即世界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它们的资源和购买力必然下降，因此，它们面临着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危险。

国际社会在每次合适的场合都强调它对于这一形势的关切，说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资金流动的增加，更为平衡的贸易以及以实际、一致的态度解决债务问题。

从这些角度来看待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是今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贸易和发展大会的一个特点。这届大会所具有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将会促进南北对话的恢复。

使人们对满意地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经济问题的可能性抱乐观态度的结果之一就是制定了执行商品共同基金的一些规定。

那些其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确实感到满意，因为贸发会议如此重视这个问题，而且从如何减少持续不断的价格浮动对商品价格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看法，即，第三世界生产国所面临的价格的下降和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寻求在国际市场上解决这一问题所造成的持续的影响。而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已经跌到了50年

最低的水平。

第七届贸发会议表明，现在不是听天由命的时刻，而是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时候，这种现实主义应当导致确保发展的新的努力，同时考虑到日益明显的相互依存所带来的种种变化，相互依存要求团结一致、相互补充以促进普遍繁荣。

第三世界必须面临的挑战要求采取办法，在解决方案中表达集体意志，为所有各方的利益而实现增加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贸发会议上赞同的承诺现在迅速产生具体行动，以便共同协调克服目前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主要问题。

本届大会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发扬第七届贸发会议辩论中在此方面由于协商一致方式而焕发出来的乐观精神，并阐明在改善最穷国家命运方面通过的优先项目。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人们呼吁大会在将大量发展援助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明确表示的愿望方面展开更为彻底的辩论，以便使国际社会明确指出可以利用的方式和方法来克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尤其是必须提高生产能力，增加用于发展援助的财政资源；还必须减缓外债负担所固有的限制。

债务问题使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最感不安。对非洲来说，外债是沉重的负担，是其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障碍，因为外债是破坏他们支付能力和恶化使他们遭殃的国际经济贸易平衡的众多消极因素之一。

非洲希望，自己的伙伴们将采取措施减缓非洲的外债负担，这主要是同贸易条件恶化、原材料价格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限制有关，它就构成长期的赤字和加剧了增长已经停滞的整个大陆的危机。

国际社会现在十分清楚，为了促进非洲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更为稳定的经济环境。大会在一年半多以前通过了联合国1986—1990非洲经济恢复行动方案。该方案的通过本身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加强积极的团结，恢复非洲经济而努力的重要步骤。

自那以来，非洲国家不惜重大牺牲，作出了一些结构性改革。非洲就是这样表明愿意以负责的方式解决破坏发展的严重问题。我们的伙伴们已经决定支持非洲国家努力，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这种承诺现在必须产生采取措施的行动，以便能够改善国家经济环境和建立得到大量来自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机构财政资源的发展项目。

作为非洲经济问题特别会议特点的建设性对话，就是这样，除了提高人民对整个非洲大陆谋求生存而面临的发展问题优先项目方面的认识之外，还将作出旨在促进更为积极的团结的努力。

卢旺达政府十分重视人们呼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应该作出的努力，特别是促进在伙伴间互相尊重和考虑到所有各方需要、现实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以便达成能够导致迎接时代的挑战和调节各国人民在发展道路上进步的期望所引起的挑战的，并能够不断产生符合未来需要的动力的真正的团结公约。

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感到不安，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还必须解决产生不安全、紧张甚至是公开冲突的政治问题。

南部非洲具有爆炸性局面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做法所造成的后果，这个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颠覆和恫吓前线国家，因而与国际社会持续冲突。

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地坚持其成为时代性错误的过时政策。它表示不愿改变任何不能接受的东西，并顽固地拒绝考虑南非大多数人民的合法愿望。它采取拖延伎俩来推迟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使用其国家恐怖主义袭击邻国。

种族隔离政策维护者的顽固傲慢立场使所有热爱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国家感到愤怒，这些国家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行使其自决权利，南非人民应该能够实现其民主愿望，南部非洲各国应该能够享有有利于稳定与发展的安全环境。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卢旺达政府特别认为，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解决方案仍然是按照实现纳米比亚人民在自由与尊重中生产的权利的需要解决问题的唯一适当的基础。

我坚信，以国际法为基础的道义标准终将战胜比勒陀利亚政权令人不可接受的要求，我必须再次重申卢旺达共和国坚定支持正在同这一堕落政权进行斗争的自由战士。我们同样继续支持前线国家，南非领导人对他们进行讹诈、颠覆和经济破坏，想以此征服他们。

南部非洲的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引起了镇压和暴力，除了南部非洲的形势外，在非洲大陆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紧张的根源。

本讲坛一贯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承诺尊重并促进这些原则，但是由于一种支持强权即真理原则的倾向，国际和平与安全正受到威胁。

对一些人民来说，特别是撒哈拉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实行自决的原则仍然只是一个热切的愿望，而不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仍然遭到破坏。

因此，黎巴嫩的形势，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形势以及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仍然是本组织严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伊朗和伊拉克兄弟之间的战争，国际社会必须不懈地反复庄严呼吁交战双方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寻求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的恰当方法。

卢旺达共和国认为，面对着这样的形势，在世界上建立一种真正的和平的气氛还有赖于各国作出努力，认真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鼓励相互信赖和集体安全，抛弃对抗和暴力。

在大会的每一届会议上，这些辩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捉摸不定的人类未来的忧虑，忧虑的根源在于军备竞赛的固有的危险。

最近召开的国际裁军与发展关系大会正确地强调了需要促进和平、安全和裁军，以利于增加资源，用于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斗争。

根据上述大会的最后结论，卢旺达代表团希望通过具体的规定消除军备竞赛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实现转让，使科学方面能取得重大突破，使人们认识到裁军与发

展安全的需要与人民寻求进步和繁荣的希望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卢旺达政府特别重视努力加强建设性的对话，这一对话将使人们相信，安全的需要要求更紧密地协调，根据团结和互相补充的原则考虑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必要的部分。

恰当的时候，卢旺达政府总是记得联合国承认被分裂的国家有权在不受外部干涉和压力的情况下寻求统一的方法。本着这一精神，我要再一次强调，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努力，卢旺达共和国很感兴趣并且非常重视。

这样的努力得到了德意志人民的集体良知的支持，是对他们保持这一坚定良知的热诚愿望的反响，我们希望这些努力将能使他们获得他们所期望的统一，因为这是他们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此外，同样根据联合国《宪章》，卢旺达共和国支持旨在使朝鲜民主独立的和平统一的倡议。

联合国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即在国际社会中促进企求和平、自由、正义和社会及经济进步而必然具有的价值标准和美德。作为一个组织，它为共同怀有这些希望的人民服务，为其会员国服务，这样，他们可以保持和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关系，这一关系也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的，即他们必须共同行动，协调努力，以控制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因素和事件。

本着这样的精神，卢旺达共和国庄严地重申，她毫不动摇地献身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希望会员国的对话和共同努力将具体地说明这些原则并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我们向大会保证，卢旺达代表团将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保证第四十二届大会将对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作出贡献。向在我前面发言的人一样，主席先生，我向你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我要强调，我们相信，你的威望，你的经验

以及你的杰出的品质将保证由你主持的大会的工作顺利进行。卢旺达代表团还希望向你的前任表示赞扬，他胜任而干练地主持了第四十一届大会的工作。

我还要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赞扬，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显示了坚定的献身精神，使本组织能够继续为和平的利益、为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服务。他的献身精神使他赢得了卢旺达政府的极大的赞赏。

比大会某一届会议的工作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在执行其使命方面的成功现在和将来都有赖于所有会员国和每一个会员国的决心。必须下定决心，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而努力，要实现这一点，只有奉行在国家、民族和人民间谅解和合作的政策。必须下定决心，参与建立一个建立在全世界团结和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由于分享知识和技术，在经济、教育、文化、信息、科学和技术领域内进行富有成果的交流，由于继续扩大国际关系的愿望，特别是重视那些能够带来平衡与和谐的因素，这样的团结和合作才会带来共同富裕和发展。

这一决心必须具体地反映在各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和发展发展的各级关系中，卢旺达在签署《联合国宪章》时就表明了这一点。卢旺达将始终以《宪章》内在的精神为指导，在为实现我们25年前表示支持的理想所做的努力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理想是世界走上了对话、声援和相互补充的道路，以便实现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与繁荣的愿望。

马卜鲁克先生（突尼斯）：我高兴地代表突尼斯代表团祝贺主席当选为大会主席。我们相信，他将以自己众所周知的经验和才干最有效他指导本届重要会议的工作。我向他保证，突尼斯将同他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作。我们两国一贯保持有极为良好的友谊与合作关系。

我也高兴地感谢你的前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乔杜里先生干练而有效地主持了第四十一届大会的工作。

我们深切和真诚的感谢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为联合国服务、实现《宪章》的崇高目标方面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发挥的极为积极的作用。

世界的良知定期在此论坛上得到表达，有时充满了痛苦，有时充满了希望。在走上这一讲台时，我恳请诸位注意，以便我能够例举在这一具有威望的论坛上经常提出的一系列另人沮丧的问题。坦白的说，我很想在本次发言中仅仅作一强烈呼吁，呼吁我们所有人都坚决的改变自己，即在我们的审议中将单独的问题和目前的分歧搁置一旁，在我们的思考、发言和起草决议时承认基于《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共同信念的绝对重要性。因为，现在是遵守这两份文书的时候了——或许可以说是早该如此了。这两份文书并非是人类闲暇之余发明出来的不切实际的产物，而是指导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的不容辩驳的戒律和基本的准则。

确实，各国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不应专一处理教条般的忠诚产生的问题，不应专一处理在评价国际关系时的短视态度产生的传统分歧。现在该是时候了。

现在，我们应联合起来驱逐侵略、霸权主义和暴政的邪恶势力，使人类最终生活在和平之中。世界各国人民能够通过建立在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的相互交流繁荣起来。

我本想以上述的话结束我的发言，但本届大会是在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召开的。世界正经历一个动乱的时期，严重的威胁正在世界多个地区酝酿。

除了自联合国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审议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例如中东问题和南部非洲问题之外，除了诸如仍为外国军队占领的阿富汗和柬埔寨等影响到亚洲的严重问题之外，除了中美洲的骚乱之外，我们现在又面临着这一特别敏感地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曾为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中东各国人民的沮丧与失望。我指的是两伊战争。

这一战争正在消耗这两个兄弟国家和人民的力量和潜力，甚至威胁到这两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应尽一切力量结束这一悲剧。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即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被征服者的公正和平，以便终止这一尤为残酷的不公正的冲突。这两个国家传统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宣扬使所有人享受和平、博爱与容忍。这两个国家的对峙使得这一冲突显的更加不公正。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关于两伊战争的决议恰如其份的加强了《宪章》第七章为联合国规定的的作用，因此给人们带来了希望。通过承担起其应承担的职责，联合国可以也必须任何威胁到和平的问题上实施解决方法。

联合国的权威必须保证法律与和平。

这是我国的立场。

布尔吉巴是和平与人类博爱的支持者。在他的鼓舞下，突尼斯认为国际合法性及世界良知具有最高的权威。

这个权威是和来自伊斯兰教义遗留下来的精神价值完全一致的，我国在欢迎对话和紧跟进步的同时，仍然绝对信奉伊斯兰教义。

看到伊斯兰教义被人歪曲并失去其真正的意义，我想表示我的遗憾，原因是某些个人和某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自欺欺人地说他们是执行一项救世主的任务，而实际上他们却是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并疯狂地篡改伊斯兰教义的真谛。

不幸的是，他们被贬低伊斯兰的人利用了。因此，整个宣传攻势是针对伊斯兰神圣的教义和文化，这个宣传有时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但更多的是出于无知。在我们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够不承认文化、文化的来源、它的信息、活力以及文化演变的进程是多种多样的呢？事实上，这些自我标榜为优越的文化和文明，只不过是拒不承认他们出于无知而不能理解的东西。因此，让我们在这个已经变得不可分割的国际社会里，面对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极端必要性。

有这样一个国家，在它的生存、历史和体制中可以找到进行这样一种对话的例子。这个国家今天正在忍受一场悲剧，悲剧包括它的领土、它的民族特性及其生存。这个国家本来不应该遭到这样的命运的——这个国家就是黎巴嫩。任何人只要有一点正义感，或者尊重人类价值都不可能无视发自良知深处的呐喊，这个呐喊表示了他的痛苦、他的愤恨，更重要的是，表示了他与黎巴嫩人民休戚相关的情感。

突尼斯并不自以为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突尼斯由于其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其文化和经济的原因，以及深感到世界使命的重大，突尼斯对于震撼我们现代社会的所有动乱都非常敏感。突尼斯既是非洲国家也是阿拉伯国家，既是伊斯兰国家也是地中海国家，因此突尼斯处在影响国际社会的所有潮流和动乱的十字路口。

因此，布尔吉巴总统，这个现代突尼斯的缔造者和深深热爱和平的人，总是给予那些时时困扰这个地区的所有问题高度重视和深思熟虑。

由于其历史和战略的原因，中东问题是个最为棘手和重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布尔吉巴总统自1965年以来，一直主张承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正如现在所同意的那样，他反对这场具有历史、战略、文化和社会影响的悲剧中的种族对抗。

对我们大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这种主张的说服力。阿拉伯国家都同意在菲茨计划中的这一主张，即使不同意其文字，至少也同意其精神实质。他们在1982年实际上是一致通过了菲茨计划，这个计划为解决中东问题，特别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

然而，我们都知道，只要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和人格及其自决权和独立的话，所有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将注定失败。谈判和达成协议需要有双方参加。令人庆幸的是，现在那个国家里赞成承认巴勒斯坦人这一事实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

毫无疑问，如果以色列的盟国都承认这个现实的话，那么，我们如此热衷于召开的国际会议不仅能够召开，而且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我们希望，秘书长向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能够成功地进行下去，从而使独一无二的真主发出的三重信息，也就是乞求和平和兄弟般情意的信息，再次响彻耶路撒冷。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这个对世界如此关键的地区，也就是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国家之间才能进行真正的合作。

人们谈到地中海地区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种怀旧的情绪，人们甚至在今天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地中海地区是集中了几乎所有老大难问题的主要地区，有时还发生相互对抗。唉，正是在这里，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有着特别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和平，将为建设一个更加充满兄弟情意和更加互相依存的世界提供一个无以伦比的基础。

各大国积极参加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只能有助于推动达成必要的解决问题方案和妥协。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仅是表示它们自己直接支持，而且也表示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支持。

正是安全理事会必须随时随地的监督为解决那些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严重冲突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不想如先知先觉那样预见我们星球的未来，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确存在着许多世界性的问题。相反，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强调这里和那里出现的许多充满希望的迹象和曙光。

今天，我们满怀高兴的心情——这种心情已经由我们所听到的许多发言所证实——看到东西方有可能重新建立比较和谐的关系，这就预示着军备竞赛的速度减缓，换句话说，开始真正的核裁军了。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有希望看到西方和东方都努力解决世界所有地区的有关和平的重要问题。

的确，这种和谐一致，除了带来其他好处之外，还将为安全理事会正常地发挥效能开辟道路，安理会是唯一一个能够消除许多争端的机构，这些争端正在使在中东、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大批死亡。

因此，安全理事会为了确保南部非洲人民实现其合法理想，已经作出了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贡献，即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决议。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为此，联合国将继续承担特别重要的责任，直到这个国家获得完全独立。

引起争议的不管是纳米比亚还是种族隔离，现在是时候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人来说，安全理事会的意愿应成为我们每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无可争辩的行为准则。这个世界现在终于正在消除付诸武力和侵略。

种族隔离政权虽然对南非人民造成了痛苦，但是它不能征服南非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由于南非拒绝就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问题达成妥协，那么，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必要的，强制性的和全球的制裁措施，以制止对人民的屠杀，这些人民的唯一罪行是渴望自由。我们是根据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其他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来判断联合国的能力及声望的。

因此我们深信，安理会将根据《宪章》来履行其职责。

我们知道，严重的危险威胁着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相信，人们已开始普遍意识到我们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政治、经济或人道主义的问题。

因此，在一个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不能超越严格的人类志向和问题的社会中，只有重开严肃的、深入的南北对话——这种对话产生于我们对各国人民的自然相互依赖性的信心——才能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经济、财政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解救出来，这个时代贫困和暴力又到处重新抬头，存在着长期和广泛的失业，我们的环境也遭到不负责任的破坏。

有一个重大问题一直停留在国际社会人们的脑子里。由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有害性，它应继续引起我们论坛的严重关注：我这里指的是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把无辜的人们当作人质的问题。这些对人民的安全和尊严的攻击构成了一种挑战，它违反了人类的良知。这种暴力形式尤其令人憎恨，因为它是在一种漫无目标和偷偷的方式中进行的，它不加选择地攻击无辜的人们，这些人恰好遭到了他们的枪杀或炸弹的袭击。

突尼斯再一次宣布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且重申它决心作出努力来执行大会所提出的各种措施，并且采用其他一切方法和手段来制止这种可怕的灾难。

在那些还未出现人道主义需要的国家里，人道的观念被糟蹋了，中东地区的局势使人们沮丧，白人分裂主义者坚持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人民实行控制，亚洲和拉丁美洲出现武装冲突，所有这些构成了世界范围内无政府和混乱的沮丧画面，而这种局势又由于军备竞赛，经济危机，金融不稳定以及环境的迅速恶化而加剧。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实际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界的文明的危机，在这个世界上大量的科学和技术进展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网络。

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责任勇敢地面对由于许多紧张局势而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危险，这些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来自殖民主义时代的悬殊和不平等。

我们应该消除与时代不相称的可怕现象，这种现象在这个千年期的末期表现为饥馑，贫困和疾病，大量的失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破坏着世界南部的各个国家。消除这一现象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便保证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活力，和平与安全，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创造象样的生活条件。

突尼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的许多姐妹国家一样，已经同意特别在进行彻底的结构上和全球的经济改革中作出相当大的牺牲，因为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正式成员，突尼斯意识到了自己肩上所负的责任。

尽管发展中国家作出了努力，但是由于他们缺少其伙伴的大量的支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已经超过了临界点并继续恶化着，最困难的国家更是这样。

发展中国家的极为严重的问题，外债，大量的资本从我们的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些很明显地表明了世界经济状况无法接受、有可能自取灭亡的极为反常的状况。目前债务的处理实际上只能导致对整个世界体系增加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然而，我们继续希望，在上一届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上最后恢复的南北对话能够得到加

强，这种对话能够涉及所有关于发展和增长的问题，并且能够通过联合国系统所有机构的行动来协调该组织本身的行动，因为发展决不能只是一种挑战，或仅仅是一种希望，尽管这种希望是很热切的。发展必须成为一种愿望，成为一种现实。

整个人类面临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财政问题从来没有如此的巨大，由于世界的人口爆炸，也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民渴望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们世界的各社会之间和这些社会内部的差别也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令人吃惊和不能忍受。

也许，现在还没有任何快速或奇迹般的解决办法能够解决目前的悲剧。现在，吃得过饱的少数人和除营养不良被剥夺权利状态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正在越来越大，一方面，这些少数人生活过得富余，浪费严重；而另一方面，多数人情况则恰恰相反。此外，人们再也不能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军备而无动于衷，因为饥荒正在摧残着千百万人民，威胁着成百万人民。

和国际社会一样，上述也是突尼斯极为关切的问题。还有其他更直接和更具体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的问题，诸如西撒哈拉冲突，这一冲突是我们地区人民实现组成马格里布共同体的愿望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

这种组合当然是符合情理的，但是现在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了，因为它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组织之一靠近，这一组织包含了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我们这一地区的国家的所有传统的经济伙伴。

这就表明了和这个强大的欧洲实体的合作已经变得多么的紧迫和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在对我们的工业项目进行规划，以及对我们的经济结构的顺利运转的基础之上建立马格里布经济共同体的话，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权利。

这说明了我們多么重视永久消除西撒哈拉问题的障碍，以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发展，并承担人們，特别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所期望的领导作用。

我們特别感谢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寻找这一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法所作的坚持不懈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鉴于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认为这些宝贵努力是值得的。通过解决危机和为建立一个连贯和同一的马格里布社会扫清道路，秘书长将帮助把一种均衡的因素、政治、经济和战略稳定的因素、合作与繁荣的因素带到当今世界三个处于深重苦难的区域：非洲、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

然而，整个世界实际上——不要说整个宇宙——对破坏性的混乱秩序感到迷惑和受到威胁。

由于科学的进步和惊人的技术发展，人类从未象现在这样在物质方面如此强大。但是，人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如此虚弱和孤独，就象魔术师的学徒一样，被自己制造的力量、精力、武器和各项成就所征服，这些技术他掌握得如此精妙，但使用起来却如此笨拙。我们知道，没有良知的科学将破坏灵魂。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世界的未来日益变得相互依赖，一些人造成的污染引起了其他人的疾病，一些人卷入的战争可能导致所有人的死亡与毁灭，不幸的是，一些人的进步、富足和丰富没有导致所有人的繁荣。

因此，如果我们不止是把和平、安全与发展当作一个口号的话，我们都必须接受我们的责任的综合性和相互依赖性。以使我们能够携起手起，建立一个不再是在恐惧与害怕中设想并实现的未来，而是一个建立在对生命与希望的热诚和不可压制的追求的基础上的未来。

至于人权，我們一贯受到《宪章》的感召，我們將把这一希望变为现实，从而在生活中可以充分享受造物主所赋予的价值。

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首先，请允许我向主席先生转达斯里兰卡对他担任大会第四十二届主席职务所表示的热烈和真诚的祝贺。斯里兰卡和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有着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最近我们两国间进行的高级互访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孟加拉国外长，我的朋友和南亚区域合作协会的同事，他作为主席对第四十一届会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谈一点个人的情况，自从我第一次作为斯里兰卡外交部长向大会发言以来已经10年过去了。在过去10年中，我有机会观察了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我在1977年议程中看到的许多的项目尚未解决。这不仅是因为没有解决方法。因为其中有许多问题大会已经常常以协商一致意见拟订了建立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基础上的解决方法。不幸的是，这些计划没有实现，这些解决方法也没有得到贯彻。但是，我将不指出这种不幸状况的原因，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请允许我谈一下全球经济局势。80年代已经被描绘成失去发展的10年。整个发展进程被打乱。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来，这是一个包括生活水平下降和负增长率的经济停滞的悲剧故事。这些事态发展的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已经造成了社会和政治动乱。对我们许多国家来说，增长与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暗淡。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就必须重新推动发展进程。只有在一个支持这种努力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才可能这样做。

《1987年世界经济概览》对世界经济的估计非常清楚。正如《概览》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和脆弱，现有的不稳定因素正在下降之中。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消极影响不及时扭转的话，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推向全球衰退。因此，当务之急是推行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措施。这必须伴随着在国际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有效的发展与贸易的振兴。

* 副主席恩戈先生（喀麦隆）。

工业化国家中目前微小的经济复苏在过去两年中变得更加缓慢。它们在近年来奉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应对现存的局势负责。这些政策对第三世界只有不利后果，因为它们引起了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贸易措施和第三世界出口的下降。

初级产品情况严重，价格自1980年以来已经下跌到过去50年中的最低水平，而且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使得出口收入锐减，他们的发展努力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在目前的这种严峻的局势中也存在着一些希望，那就是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需要更好地调节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在初级产品、贸易、货币和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这种认识必须得到巩固和加深。必须把相互依存的思想转化为得到具体政策和行动支持的全球性协调的政策。

因此我们感到鼓舞，最近的事态发展已经认识到需要在国际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以互利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去年9月，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们在埃斯特角通过了一项大胆和宏伟的计划，发起了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目的在于使世界贸易进一步开放，加强国际贸易体制。今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开发会议第七届大会以协商一致通过了会议的《最后文件》”。这一决定体现了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合作再次振兴发展、增长与国际贸易的政治决心。国际社会依然需要集体的履行已经达成的义务，使它们得到严格、有效的执行。

在谈到国际政治和安全局势问题之前，我愿简单地谈谈斯里兰卡的目前局势。去年，我详细地介绍了贾亚瓦德纳总统抵制在斯里兰卡强行建立一个多数人民所无法接受的独立国家的威胁，也详细地介绍了政府争取同泰米尔族谈判达成政治解决，解决他们的不满方面所做的努力。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年7月签署的《印度——斯里兰卡协定》已经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领导两国达成这一协定的智慧和政治才干已在大会的内外得到广泛的称赞。今天，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基本结束，只有那些尚未交出全部武器的对立的恐怖主义团体之间偶尔还有零星的相互残杀。

关于把政治和行政管理职权移交给省委会问题的谈判也已经基本完成。在把这些职权移交给一个选举产生的省委会之前，将为北部和东部省份设立一个过度行政机构。在此一年之后将举行一次民意表决，决定东部省份的人民在同北部省份合并问题上的愿望。我们感到乐观，在斯里兰卡政治生活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进程能够在北部和东部省份中取代暴力和分裂的倾向。

根据斯里兰卡总理1982年在大会上提出的一项建议，联合国大会指定1987年为“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在这一国际年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国家和国际活动方案，集中注意解决提供充分住舍的问题，制定长期方案，满足一个基本的需要。今年10月12日，大会将用两次全体会议专门纪念“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

我们看到国际政治局势出现了希望的迹象。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两国领导人举行首脑会晤的建议。关于拆除中程核力量的原则协定标志着某种射程的全部武器将从主要军事大国的武库中取消。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毁灭的危险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大大减轻。然而，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定正在达成，它对国际局势将要产生的积极影响使得这一协定可能成为本世纪裁军努力中最重要的步骤。

尽管许多敏感地区的紧张局势减缓，但是，要想享有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核武器恐怖的破坏力量必须销毁，具有充分核查的真正裁军进程必须开始。两个星期前，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刚刚探索了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会议得出明确的结论，裁军与发展是建立持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两大支柱，军备竞赛与维护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是格格不入的。不可否认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然而，高级别的政治人员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表明了我们具有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集体意愿和通过多边合作找到解决办法。

明年，我们将在纽约参加大会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决不能从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成果上倒退。

斯里兰卡曾经荣幸地代表不结盟运动，于1977年在大会提出要求召开大会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决议。

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裁军会议的基本原因就是裁军的迫切性不仅仅影响到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而且影响到所有国家。

有些国家能够使用核武器，有些国家则拥有核武器，而象我们这些国家既没有核武器又不能使用核武器，然而我们都难逃核灾难的后果。美国与苏联领导人现在都承认“核战争打不赢而且也永远不应该打”的这一事实，现在两国领导人应进一步裁减并销毁中程核力量以外的核武器。谈判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是一项暂时措施，这一谈判不应仅仅是在双边之间进行，而且应该在多边进行。裁军谈判会议可以为通过谈判达成这些必要的协定而服务。这一多边谈判机构今年达成了一项化学武器的公约草案，从而显示了其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作用。

我们所面临的可怕挑战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退出核竞赛比穷兵黩武需要更大的勇气。将角逐与武器扩展到外空将破坏人类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领域。斯里兰卡希望与其他国家一同努力以协商一致达成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并促进和平合作。

斯里兰卡在裁军与国际安全方面所参与的另一项动议就是实行《印度洋和平区宣言》。我们主动提出为明年在科伦坡召开特委会会议作东道国。这次会议当然不同于定于1990年召开的科伦坡印度洋会议。

在另一个与经济有关的海洋活动方面，斯里兰卡也采取了积极主动。我高兴地指出，今年年初我们在科伦坡为召开印度洋海洋事务合作部长会议作东道国。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长期合作的纲领以及一个行动计划，为印度洋国家之间具体的合作行动提供了一个基础。部长会议同时也设立了一个由17个国家所组成的印度洋海洋事务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部长会议结束之后立刻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本月初在科伦坡圆满结束。

南亚地区性合作联盟在促进地区性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对此非常满意。就辨认恐怖主义罪行以便引渡所达成的协定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班加罗尔最高会议宣言》认可了一个重要原则，即南亚合作联盟各成员国都不应允许恐怖主义集团利用其领土对另一个成员国进行恐怖活动。在新德里举行的上届部长级会议指定一个由来自南亚地区合作联盟成员国的专家组成的小组起草一项有关恐怖主义的地区性公约。我高兴地指出，这个专家小组本月在斯里兰卡开会时已就恐怖主义起草了一个公约草案，今年11月初在加德满都举行的部长会议将审议该公约草案。

已发出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求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仍旧是岌岌可危。我们认为只有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和其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只有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才能永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一系列难题。斯里兰卡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正义斗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谈判对永久地解决中东问题是必不可少的。1982年在非斯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在这方面仍然适用。

黎巴嫩人民所处的困境已成为中东问题的一部分。斯里兰卡呼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以便黎巴嫩的权威政府在其所有领土上行使主权。

在邻近我国的波斯湾地区，两个不结盟国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两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破坏性的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该地区的稳定已经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出现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冲突。斯里兰卡欢迎促使联合国秘书长访问该地区的积极主动行动，并支持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法的一切努力。

中美洲地区的问题也多如乱麻，不正当的外国干涉只会使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危地马拉协定是地区性的积极主动，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坚实大厦描绘了蓝图。我们希望这一积极主动能使有关国家在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以及不同政治与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尊重该地区各国政府的愿望，尊重这些政府按照自己人民的意愿发展各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愿望。

与我国更近的东南亚形势受到了柬埔寨事态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样，西南亚的形势也受到了阿富汗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两种形势，斯里兰卡都一贯呼吁外国军队撤出，并已重申各国人民有权解决自身的问题，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压力、颠覆或是胁迫的情况之下决定其政治前途。

斯里兰卡支持朝鲜人民通过直接对话，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按照 1972 年 7 月 4 日南北声明的原则，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

外国军队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造成该岛屿事实上的分裂，加剧共和国有关两个社区关系的内部问题。斯里兰卡完全支持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有关立即撤出所有占领部队的呼吁，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重要基础。

南非局势是人类最好与最坏的有趣的混合体。族标偏见被无端地制度化和由种族隔离制度虚伪地合理化是其坏的方面的表现。在这一暗淡的形势下，令人鼓舞的是，南非大多数人反对压迫，忍受苦难和克服征服状况的精神和决心。压迫只能加速他们的反抗，加强他们争取自由和多数人统治的决心。全面强行制裁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所效的方法以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斯里兰卡重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并使他们回到正常的政治生活中的呼吁。

纳米比亚仍然被种族隔离所控制。最可悲的是，国际上有关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一致要求——安理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南非关于推延时间的战略阻止了纳米比亚的独立。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是由于南非的不妥协政策。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一定会达到其最终的结局，国际社会必须加速这一进程的进行。

除南非和纳米比亚以外，在前线国家，种族隔离已引起了无法忍受的恐慌，如今年年初在莫桑比克发生的屠杀平民的事件。我们强烈谴责这些通过恐怖主义的血腥行径反对无辜平民，已达到破坏独立国家的稳定的目的。

每一年，我们都汇集在纽约并讨论我们将如何利用集体的智慧去解决那些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悲观主义者会说我们在为联合国的失败编辑目录并对此进行辩护。联合国的成败与否完全依靠我们，联合国的会员国要求联合国如何行动。对象斯里兰卡这样小的不结盟国家来说，联合国和《宪章》所赋予的道义权威和国际责任是我们安全和独立的重要保障。

最近一些地区的发展出现好的兆头，即使它们不能带来决定性的解决，起码可以表示出它们对未来的信心。长时期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有益的效果，带来了新的希望，产生了乐观主义以及克服过去的失败，开辟新的道路的信心。这些努力如果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必须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努力。

廷德曼斯先生（比利时）：上个星期大会一致选举弗洛林部长作为第四十二届大会的主席。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特别是他的外交经历是圆满地进行我们工作的最好的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比利时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友好的关系，并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我国代表团将乐意尽我们所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同时我还要感谢他的前任，乔杜里部长，他有效地领导了第四十一届大会的工作。

我愿同时对秘书长、他的资历，外交才能以及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表示敬意。他对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特别是在海湾冲突方面值得我们的支持和感激。在他对大会的报告中，秘书长重申了他的信心和希望，即：所有会员国应该在新的思想和必要的实干精神的指引下，改进多边合作。我完全同意这些结论。

我在前几年曾想提出建立真正普遍性的联合国制度。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朝鲜半岛的问题。我在这重申比利时赞成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意见。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希望双方通过直接对话达到一个积极的结果。

欧洲共同体部长会议现任主席，我的丹麦同事，埃勒曼·延森先生雄辩地介绍了欧洲共同体12国对议程上国际问题的看法。我愿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强调比利时将按照他所说的去做。

在这里我想集中谈一下我最关心的问题：国际关系中人的因素。

两年前，我们隆重地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回顾《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的宗旨，评价它在各方面的执行情况。我们当时所描绘的世界局势也许并不是那么令人鼓舞，但是所有会员国仍然借此机会重申了它们参加《宪章》时所作的誓言。

确实是誓言和信念。在《宪章》的序言上联合国各国人民曾这样表示过他们的决心：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序言包含了联合国的全部哲理，社会进步，宽恕，共同利益，公正和和平，这一普遍信念的全部内容。

我们以坚定的信念作出这一保证，一些国家在1945年作出这一保证，而另一些国家则是在它们逐渐实现独立的时候作出这一保证。就我们自己而言，早在旧金山会议上，比利时就同“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联合国”创始国站在一起。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国不幸作为欧洲列强的战场。接连不断的外国占领对比利时人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非常热爱自由与民主；我们痛恨战争；由于我们的起码常识以及我们的容忍与和解的精神，我们今天仍然同1945年一样以极大的热情和诚意坚持《宪章》的序言。最清楚地表明这些观点的莫过于我的杰出的前任保罗-亨利·斯巴克，他主持了大会第一届会议。

但是，现实远远没有象所作出的保证那样。联合国也许的确能够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暴发。但是，无数的战争或冲突依然使许多家庭失去亲人而处在悲痛之中；数百万人营养不良，而且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在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中，基本自由被忽视；经济上的不平衡状态依然没有减少；某些国家的集权主义和其他国家的狂热态度造成了越来越多的难民外流，而这些难民没有生活的来源，而且经常是不受欢迎的。

因此，公众舆论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想要知道联合国是如何努力来实现在旧金山所表明信念的。年轻人是我们大家期待的更美好的世界的动力，他们感到

急迫不安。苦难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国际关系主要并不是建立在尊重个人之上的，而主要是出自某些激化的思想意识方面的考虑、狂热态度以及国家的自我利益，根本不考虑到个人和家庭的福利。在这种条件下，构成公众舆论的相当大一部分人有时轻视联合国的作用，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两年前，我们一起开始了集体的自我检查，但是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印象：联合国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的辩论经常采取一种不现实的形式，而且经常无视人的因素，如果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所有多边合作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在国际关系中有很长的经历，足以使我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我真诚地相信，这种乐观的态度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东西方关系、区域冲突、世界经济问题和人权等一些主要问题上最近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请允许我阐述一下其中某些问题。

1975年我荣幸地代表我的国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上签字，就东西方关系而言，该文件是一项举足轻重的成就，它力图克服在欧洲的最后一场战争的废墟上出现的分裂状态。《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表明了三十五个国家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和容忍的精神建立和发展一个没有暴力冲突的欧洲，这也为全人类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因为一场欧洲战争无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悲剧。最后文件表明我们的共同意愿，朝着一定的方向——朝着国家之间的和睦关系——前进。该文件还表明，对我国以及我们的伙伴国家来说，如同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样，在人权方面这样一种思想必须占上风：国家的存在旨在为自己的公民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我们认为，人的因素是欧洲关系中的实质。比利时保持自己的为人类自由而斗争的长期传统，从欧安会一开始就尽一切力量来保证在后来成为《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那些文件中适当地写上某种保证改善个人生活条件的承诺。

在贝尔格莱德、马德里和维也纳举行的几次会议上的辩论表明，在人权和人员接触方面，最后文件规定的执行情况还没有完全达到签署国的愿望。当然已经有了某些进展，但是还不够，已经受到谴责的一些侵犯人权的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法律必须是为而制定的这一基本原则经常被遗忘，而且被人是规定的奴仆这一概念所取代。这一基本概念指导了比利时的行动，先是起草了最后文件，而后执行这一文件及其有关文件。

在1986年11月4日开幕的维也纳会议上，比利时有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并且采取了适当的主动行动。比利时本着这一精神同伙伴国家和盟国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提出了一项建议，该建议的概念及其实际执行将会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三十五个成员国当中大大地改善人权方面的情况。该建议是以最后文件的实际文本为依据的。它设想了一个各国政府的情报和代表制度，让国家能够单独发挥作用。此外，该建议提出举行双边会议以审议诉讼案件，并且提出了就案件或特别困难的情况进行通报的程序。该建议还提出了所有国家可以要求并且召集三十五国特别会议以讨论和解决某种局势或具体案件的可能性。

欧安会举行了有关人的因素问题的各种会议，使得这一制度可以健全，这些会议将评价这些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情况，并其有可能提出新的措施。这一文本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逻辑和前后一贯的建议，作为逐渐采取行动的动力。

最后文件在有关“第三揽子”的章节中，除了有关“原则”的总的规定之外，还具体地提到了有关人的自由和完整地体现自己所涉及的基本和直接利益的主题：人员接触、情报、文化和教育。

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比利时在这些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比利时提出了一些建议，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这些建议还特别涉及到公民有权知道自己权利的问题、禁止任意逮捕、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利。比利时已经本着同样的精神表明希望在宗教、思想、意识和信念自由、新闻自由、以及记者工作条件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这样一些建议应当得到所有签署国家的一致支持。

比利时还参与提出了其他建议，旨在改善参加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强调个人在这些关系中能够而且也必须发挥的作用，这也有助于个人的自我体现。

最后，比利时还根据自己的传统，利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构架，在建立信任措施和常规军备平衡的领域里取得新的进展。稍后我将阐述人的因素起主要支配作用的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安全、裁军和军备限制等重要问题，由于我的丹麦同事埃勒曼·延森先生已经代表十二国阐明了我们观点的主要内容，我只是想谈谈我国最为关心的几点。

我要谈的第一点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和气氛比以往更为轻松。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的一系列发展事态，无疑对东西方关系、以及裁军和军备限制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达成有意义的协定的机会比最近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有关中程核导弹的问题尤其如此，上个星期的事态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关于彻底和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也同样有希望。

正如其中一位参与者正确指出的那样，美国和苏联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全球销毁中程核武器的原则协定具有历史性意义。谈判的结果将第一次不仅仅是开始裁减核武器，而是在有效监督的情况下销毁所有这类武器。

比利时及其盟国为达成这一协定竭尽了一切努力。由于该协定直接关系到中程导弹的问题，我国对此特别关心。

由于这类协定对于欧洲和全球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显然是实事求是地达成的。中程导弹的协定预示着裁减战略军备会谈完全有可能取得迅速和积极的结果，尽管前者并不寻求与后者建立直接的联系。比利时和其伙伴一样，赞成在维持平衡与稳定的条件下，两个超级大国裁减战略能力50%。

在这一方面，将外空用于军事目的这一问题显然依然存在。我们并不认为可以先排除战略平衡具有防卫内容这一可能性。关键是必须维持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反弹导导弹条约。显然，这就要求认识一致，并根据需要在相互商定的过度体制的基础上，表现出向前看的意愿。在这一方面，我们同样应该确保稳定建立在最低的武力水平上。

中程核导弹的决定将对全盘处理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如果能随后达成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那么更是如此。超级大国大幅度裁减核武库将不可避免地引出常规力量平衡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梦想一个无核的世界，但我们应该从更现实的方面着手，比如建立一个核武器较少的世界。但这样做的条件是，对于欧洲来说，必须通过平衡地裁减常规部队水平来取得这一方面的任何进展。

因此，我国期待着明年将开始的关于在全欧裁减部队水平基础上取得常规平衡的新一轮谈判。

再谈谈核武器问题。不应该把禁试问题本身看作一个目标，而是应该从整个核裁军角度来看待它。比利时认为，必须采取现实和循序渐进的办法。

我曾经在大会上届会议上建议，在谈判彻底停止核试验的同时，核武器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应该同意有系统地预先通知所有的试验，并交流技术资料，因为这可能有助于解决仍然存在的核查问题。这些交流情报的措施可以伴之以逐步执行一个核查制度；这项在核试验中经过试验的制度将最终确保一项普遍和彻底禁试的可靠的核查。

美国和苏联最近在华盛顿的会谈证明，它们的意见分歧缩小了。谈判将很快开始。循序渐进的办法的好处似乎已经得到认识，我们表示欢迎。

比利时优先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迅速达成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今年，这些可怕武器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中得到使用，这不幸再次强调了达成这样一个协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平民百姓第一次成为这场冲突的受害者。比利时满意地注意到，由于所有有关的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苏联和其他几个国家先后接受了挑战性视查的原则，消除了一个重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很快成功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措施，监视违约行为，从而加以防止。

我们认为，国际核查组织是核查化学武器裁军制度的基石。应该使它能够在公约生效之后迅速开展工作。我曾经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中宣布——我很高兴地在此

重复，如果谈判会议提出请求，我国将有利地考虑作为该国际组织的东道主。这样，我们这个70多年前第一个遭受这些可怕武器蹂躏的国家又可以服务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为彻底销毁这些不人道武器作出贡献。

我国代表团将和其伙伴一起，为尽快实现销毁化学武器的目的加倍努力，并呼吁其他所有参与者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我并不低估这些问题的技术因素和复杂性。

尽管裁军和军备限制问题本质上是全球性问题，但我努力向大家表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和欧洲采取的办法都是一致和不可分割的。

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国际大会结束了工作，通过了最后文件。该大会第一次呼吁国际关系中地位突出的这两个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复杂性进行分析，比利时欢迎这一积极结果。

比利时认为，这两个概念具有自己的目的和逻辑，不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依赖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方面。现实主义要求我们对安全权加以考虑，这对实现人类的愿望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应该尽可能客观地估价安全的需要。

毫无疑问，不发达状况不仅是对各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且是个人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障碍。因此，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找到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的方法。在寻求解决方法中，我认为，在世界上试图在有罪一方和无罪一方之间划清界线是不可取的。比利时坚决主张让一种坦率、科学和现实的精神占上风。

严重的冲突使世界上无数地区动荡不安，其中一些冲突已经持续了40年。

在中东，痛苦和暴力司空见惯。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的有关方面不能在它们的关系中运用《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这种形势下，首当其冲的是平民百姓。

然而，召开中东国际会议的主张取得了进展。我的丹麦同事在此表示了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和愿望。今年年初，我有幸代表12国访问了直接介入痛苦的中东问题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同事们试图使各方的立场更加接

近，同时指出一项和平、公正、全球和持久的解决方法中的必要的合乎人情的方面。我认为，我能够从对话者的身上看到诚意。这使我十分高兴，并重新燃起了我的希望。

不管危及什么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我们不能面对许许多多的海湾战争受害者而无动于衷。然而，让我们让安全理事会去试图使这场冲突人情化，然后再去解决它。这场冲突的残酷与疯狂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愤怒。

尽管在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中坚持严格的中立，比利时决定参加纯属防御性的扫雷行动，以便确保尊重在国际水域中自由通航的原则。

在南部非洲，各种立场两极分化，从而使有关人民受到损害。紧迫地需要在南非进行真正的对话，并允许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

在中美洲，希望的曙光正在出现。我衷心地要求，在合作、容忍、不干涉、民主和使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情化的基础上在该地区的国家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我不再重复欧洲共同体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的愿望，我的丹麦同事昨天在代表12国发言时已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

最后，在亚洲，尽管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再发出呼吁，但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仍然不能自由地、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在最近一次访问中亲眼目睹了阿富汗难民的恶运，我们认为，他们应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心。

当我们审议这些严重冲突及其后果的时候，世界上无数的男人和妇女不禁要问：各国政府根据《宪章》所接受的义务的含意是什么？我们在所有情况下显示的善意代表了什么？为什么尽管我们在大会的许多决议和发言中重申国际法原则但却有时践踏这些原则？人们问这些问题是不足为奇的。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和平、安全、公正和经济及社会发展。我们最终需要用行动实践我们的诺言。

在经济领域，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已成为我们辩论中的主导问题，我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我注意到，南北对话没有取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闭关自守，或者甚至发动激烈的经济战争。市场正在关闭，货币关系仍不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下降，外债负担加重。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我们不断关心的头等大事。我们怎能在这些条件下维护人的尊严呢？

世界经济恢复仍然太缓慢和捉摸不定。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紧迫的责任在声援和为恢复世界经济的真正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方面进行合作，因为世界经济的真正增长将公平地、平衡地给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好处。象在我前面的其他发言者一样，我对今年7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最后文件》表示欢迎。这种协商一致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它预示着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范围内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将取得成功。

这种国际团结的表现实在是罕见的，因此我这次要表示真正满意的心情。确实，众所周知，经济稳定和和平之间经常存在着直接联系。经济稳定与和平加在一起形成了个人进取的基础，我们在签署《宪章》时对此作了保证。

我试图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人情方面。因此，如果我现在也谈谈恐怖主义、毒品和爱滋病（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综合症），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尽管这些问题性质截然不同，但每一个问题都与维持人的体质和生命有着直接的联系。我提这些问题只是举例说明在那些方面必须根据联合国系统内各个机构的不同权限紧迫地加强针对个人的国际合作，同时舍弃任何狭隘的政治考虑。

全世界的人权状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利时承认所有人权的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其中一方面包括政治和公民权，另一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

我国在对去年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第41/128号决议）投赞成票时强调了后一种类型权利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不能接受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先决条件。

比利时认为，根据不同的地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对这些举世公认和接受的权利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出于这一原因，五年前我在这个讲台上强调我国对在地区一级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高度重视。

1986年，比利时再次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我们在委员会中最大可能地、最公平地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做出贡献。应该给人权委员会提供工具以便自由地执行任务。委员会的行动不因一些毫不相干的考虑而受到阻挠。

在大会第41/213号决议通过以后，我的丹麦同事发表了欧洲共同体会员国对联合国程序和结构的改革和看法。

我认为，最终目标是恢复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国之间的信任气氛，从而使联合国能够按照《宪章》的前言重新有效率地执行其使命，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建立这种信任首先需要得到我们各国公众舆论、新闻界、非政府组织、和所有男人和妇女、首先是青年的全力支持。确实，为了实现他们的抱负，年青人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平和可靠的国际合作。

人类的幸福确实是与国际关系的人情化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的发言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回顾这一往往被忽视的真理。

萨尔迪瓦先生（巴拉圭）：我在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作发言时，首先愿向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比得·弗洛林先生转达我们最深厚的敬意。我们对在他的主持下成功地完成我们的工作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希望本届会议将会产生能够有效地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决议。

我们还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敬意，我们请求他接受我们对他为联合国的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作的不懈努力及表现的献身精神的感谢。本组织有他这样一位不仅是其最著名的官员，而且是致力于实现所有国家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公民，是非常幸运的。

巴拉圭共和国再次来到这里，诚心诚意地打算支持任何能够保证人类享有一日和平和充分发展的建议。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坚信，本组织的每一个会员国作为国际法的遵循者，相信联合国存在的重要性及其在为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时代中的倡导者所起的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并在考虑到联合国应在世界上所取得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理解很多国家的态度——不论他们是超级大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或是本组织的会员国——这些态度起着破坏作用，抵消了他们的支持并降低了他们积极参与的程度，因而削弱了本组织在危急局势中进行调解的能力。已经是长期的问题——

即联合国在国际冲突中缺乏主导作用的问题——是完全不应有的。相反，他要求每个国家表现出有效的态度，使其能够促进本组织更大和更广泛的荣誉并促进有效地使用我们一切法律和道德力量，来公正地解决当前正折磨着人类的冲突。

当我们回顾1945年以来所发生那些危急事件时，我们不能不说，由于上述联合国作为领导者的作用削弱的情况，每个国家都应确保大会所通过的防止或解决冲突的决定是符合真正的正义，并包括积极的方案——务实和公正的方案——这些方案能够以和平的手段解决危急并通过谈判实现有效的和平。单方面的、不公正的、或那些不体现国际正义的一成不变的原则的决定，不会对联合国体制带来好处。相反，根据不同的准则——即国际和谐和严格遵守《宪章》的准则——而通过的决定，则可推动本组织参与解决问题的更有效的方式。

巴拉圭政府愿向联合国体系内一切机构致以特别的敬意，而尤其是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以特殊的敬意，该机构的活动是参与逐步实现我国正在执行的一切重要项目。联合国的这种援助不仅有利于象巴拉圭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有利于所有国家对实现更好的生活标准和取得进步的不断努力。

巴拉圭共和国正继续在和平与民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它自从1954年起就一直坚持这条路，为我们全体人民保证了正义与自由。我国处于法律规则的有效管理下，因而使我们的公民能够进一步发展，并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保证基于最广泛的参与和多党制度之上的政治生活。

巴拉圭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总统、军队将领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所领导的政府，是以人民在公正的选举中自由表达的普遍赞同为基础的。他享有国家共和党的普遍的和民主的支持，该政治组织于1987年9月11日刚刚举行了巴拉圭立宪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巴拉圭在丰富曲折的历史中为捍卫国际法的一成不变的原则进行了斗争，并作出了牺牲。我们力求保证一贯尊重个人的特点和一切国家的独立，并本着在国际行为中严格对等的精神，呼吁其他国家忠实地遵守同样的原则，而且在任何情况下

或以任何方式，都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巴拉圭的内部事务——这些事务只与巴拉圭人有关，只能由我们去处理。

我们愿提请大会注意整体的精神，这一精神一直指导着巴拉圭共和国的地区政策，该政策建立在与我们的邻国和平相处和合作的基础上。这使我们能够与巴西联邦共和国在权利和责任平等的条件下，在伊泰普兴建水利发电项目——这些项目正向广大地区提供发展所需的电力。同一政策还促成了我们与阿根廷之间的亚西雷塔项目。该项目正处于建设的后期阶段。

这些本身都表明了巴拉圭政府谋求进展的决心。这些，加上我们的大西洋邻国提供给我们的设施，例如在巴西的巴拉那瓜港，乌拉圭的新帕尔米拉，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和秘鲁的马塔拉尼，对我们与邻国的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说明。我们与玻利维亚的贸易经由横贯查科的路线不断扩大，与同一方针的精神保持了一致。

秘书长提交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应当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了解秘书长解决国际问题的坚定决心。该报告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在各个困难的领域所取得的全部成就，以及因广泛的干扰因素而受到的挫折，这些因素是联合国高级官员所无力控制的。

我们高度评价秘书长所作的工作，赞同他的主要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本组织面对一个因各种不利因素而动荡不安的世界，正在争取实现联合国缔造者所制定的宗旨，以使和平成为实际的现实，而各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将推动为实现国际正义而进行的努力。

我们不应忘记提及世界冲突的潜在起源，这是巴拉圭共和国以及全人类所关心的问题，例如，在波斯湾进行的战争，在这里，局势已经达到了危机关头，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一场后果无法预计的战争。我们请求联合国尽一切努力结束在这一爆发点上的敌对行动，这些敌对行动起源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又同一系列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相信，这一请求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愿。我们呼吁卷入这场冲突的各国接受联合国的各项决定。

拉丁美洲事态的逐步升级令人遗憾，我们相信这是发生后果难以预料的冲突的另一个来源。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两个具有广泛利益的超级大国插手进来。在我们的支持下，该地区组成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一些国家正在努力寻求和平。实现和平是绝对必要的，该地区所有国家避免党派偏见同样也是绝对必要的，对于那些为某个超级大国（不管这个超级大国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卷入这一地区）服务的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我们根据不干涉原则谴责此类行动。

中东的冲突似乎在此刻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关注，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无和平可言，而和平对于民族、人民和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巴拉圭共和国在所有论坛上都宣布必要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以寻求有效的办法，以解决这一极其危险的冲突区域的问题。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有权重返家园，正象巴勒斯坦国有权和平生活在他们的领土之内一样。

巴拉圭共和国政府还在同一论坛上，谴责了某个超级大国对阿富汗的干涉，这种干涉显然表明了该国无视国际正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我们应当借此机会，在一种普遍意义上，重申作为《宪章》和人权中心部分的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它是和平和处于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国睦邻相处的唯一保证。

我们还对越南对柬埔寨的干涉表示关注。这种干涉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危险的，它表明和导致了某一超级大国以及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另一个国家对该国的干涉。

大韩民国始终在努力争取实现两个朝鲜的和平统一。遗憾的是，它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但原因并不在于作为自由的捍卫者的这一国家。大韩民国是一个法制严明的国家，尊重国际上的和平共处理想，它希望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这种愿望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大韩民国的这一真诚意愿，这符合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确立，也为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加入开辟了可能性。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它再次证明,应当通过有效和切实的谈判来解决冲突。巴拉圭共和国呼吁当事的两个友好国家,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着手进行谈判,以寻求善意和恰当的办法,解决主权争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支持当事双方之间的谈判。

谈到裁军这一对我们的时代 至关重大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表明我们的忧虑。军备竞赛以及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的买卖本身便引起了压力和敌意,为军事冲突铺平了道路。裁军如果对所有国家都是必要的,则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就尤其必要,这些国家由于国际经济的恶化,并由于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购置各类军火,已经陷入绝境。我们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相信和平。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结束军备竞赛,考虑到千百万儿童正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垂死挣扎,军备竞赛无疑是一种耻辱。

在1981年5月14日赢得独立的巴拉圭共和国,赞赏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作为人民自决原则的支持者赞美这项工作,只要这一原则的适用不与意在赢得独立的人民的合法权益发生抵触。

基于这一立场,我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实现独立。我们还要表明,巴拉圭共和国在所有论坛上都支持家园完整和人民充分享有主权的原則。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看到外国军队撤离非洲国家。

我们面对一种灾难,它正在威胁全世界的所有人,并且继续在损害世界的道德和法律秩序。我们指的是恐怖主义,它折磨着许多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现在,我们应当反问自己,如何来对付这只丧失理智和人性的怪物,制止它滥杀无辜。在任何情况下,恐怖主义都是不合法的。一些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家认为,可能存在某些原因,触发了这种丧失理智的举动,它们必须改变其观点,考虑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保持人类尊严。

我们不能容忍恐怖主义，因为有一些领土竟被作为恐怖份子的训练基地是毫无道理的，把这些领土作为恐怖份子的庇护所就更加没有道理了。

现在必须明确宣布，联合国只有两种选择：它能够劝说所有国家谴责这种丧失理智和不人道的行为，共同努力铲除恐怖主义的温床。否则，本组织将丧失在这问题上的信誉，将无可挽回地被迫承认它没有能力铲除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但这并不等于说联合国不应当继续积极认真地审议铲除造成这一广泛祸害的可能的根源。然而，这些根源对其侵犯生存权利的犯罪行为永远也不能向其无辜受害者作出解释。

巴拉圭共和国支持联合国结束一切歧视妇女行为的政策。颁布载有巴拉圭妇女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法律已经多年了，它承认了一个一个确立的事实，承认了妇女在我国人民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公正的说，我们还必须承认南北对话已经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继续把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原料价格压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可耻的政策是很多发展中世界问题的根源。贸易条件的恶化造成了令人遗憾的事实，很多国家不能支付它们的债务，不能达到它们需要的充分发展的阶段，也无法使它们的人民过着尊严的生活。

虽然，巴拉圭共和国在外债问题上还没有陷入其他一些兄弟国家那种境地，我们对面临这种形式的所有国家表示支持。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财政的和经济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是头等重要的，而且也需要政治的解决办法。因为当需要满足大家的需要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危害和平和发展中国家人民自由的局面的时候，任何国家都不能满足于停步不前。

联合国必需充分支持那些在不幸处境中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提出的合理要求。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必需采取这样的一种立场，不是从自私的和限制性的动机出发，而是本着共同的原望通过实现国际经济领域里的正义，巩固和平和民主。

任何解决困扰着世界的外债问题的企图和方案，不可避免的必需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上，即承认出口国家在将其原料进入国际市场时应享有取得真正公正价格的不可剥夺权利。

面对工业化的北方和发展中的南方在经济关系中出现令人痛苦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真正需要方面已产生了某些希望。我们指得是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联合国在它所有的机构中，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必须利用它的声望支持这种努力，这种努力在全世界，主要是通过区域性的专门组织得到推动。

最后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是本组织的一个道义责任，当然也是那些取得了高生活水平国家的责任，那种生活水平使得它们可以充分享受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得到的很多好处。在这方面需要认真努力，使原料生产国和刚刚开始工业发展的国家取得一个较好的经济地位。

巴拉圭政府完全了解联合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发达国家出于发展中国家很难充分理解的原因拒缴本组织的会费从而减少了可供动用的经费，这场财政危机具有一种政治影响，因为从短期来讲，本组织将不得不在其系统内进行全面压缩，这种压缩将对正在发展中国家执行的计划产生不利影响，这将明显地对本组织的活动范围产生不利影响，对它造成损害。

此外，我们还充分意识到经济停滞和衰退。我们了解这些问题的范围，它对超级大国商业领域里的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影响了国际收支。然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要求联合国必须依靠它需要的会费来维持它在全世界的活动，而会费必须来自那些享有财富和发展的幸运的工业化国家。

黎巴嫩问题值得在我的讲话中有一个特殊位置。可以把它包括在前面提到的严重的中东冲突中去考虑。然而，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酿成新的和悲剧性的发展，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给它以特殊对待。

人民自决和各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在黎巴嫩已被失去理智的暴力统治推到一边，被冲突各方在政治上的不让步和分化所取代。巴拉圭毫不迟疑地认为，需要和平解

决冲突。它同其他国家一道要求这样作，以便在法律平等和其公民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保证黎巴嫩的存在和完整，不管这些公民属于那一个民族。至于塞浦路斯问题，巴拉圭共和国希望这个联合国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公正和稳妥的解决办法避免暴力对抗和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们希望联合国的干预能够在考虑到有关冲突国家的权利的情况下导致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如果不充分发挥所有可行的手段，使目前的状况得到一个完满的了解，塞浦路斯问题很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另一个无休止的危机，这个世界确实是相互依赖的。在世界一个地区的武装冲突并不限于这个地区而可能造成无法估计的影响，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蔓延开来。

新的海洋法为发展中世界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巴拉圭共和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内陆国家，坚信使世界能够改变令人气愤的、危险的不公正行为的文件代表了人类寻求更合理的分配世界各国财富所作的坚苦努力中所取得的新的进步。根据这一信念巴拉圭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将支持这一进程，这一进程提高了联合国的威望，并可能在今后成了一个真正持久的成功。

巴拉圭共和国已经并将继续从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进行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巴拉圭在1986年接待了一位独立的顾问的访问，这位顾问走遍了我国各地，对巴拉圭实际的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这同一个人将继续他的工作，在1987年底以前再次访问我国，巴拉圭将继续对他表示欢迎。

这表明巴拉圭同致力于促进人权的联合国合作。我国政府对于所有来自联合国有关人权部门的要求都立即作出反应，因为我们深知成员国同这些组织的合作将会加强它们的工作，有利于我们的组织。

我们热情支持联合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忠实的合作。我们十分珍惜这种合作，认为这种合作对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这些话在政治领域中是有效的，但是，在经济领域中有效性更为明显。

我国政府热情地支持巴西共和国在这一全球性论坛上提出的关于宣布并在南大西洋建立和平与合作区的建议。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南美洲大陆的自由、进步的相互影响而提出的这项宝贵的建议应当受到所有国际组织的重视。这些国际组织在执行他们实现以公正、机会平等为基础的和平及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的经济增长的艰巨任务时，应当为世界上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制定特别的方案。

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全世界的男女老少都以充满信心和信任的目光注视的联合国，注视着联合国的工作。正是为了他们，我们在这里以实现人类和平的进步的名义进行努力。他们相信我们的组织，相信在此代表他们政府开会的人们的精神，相信他们能够推动本组织的创使人的各项理想和承诺的实现，确保地球上的所有人民都能受惠于和平，受惠于国际关系中所建立的公正。

我们亲眼看到我们大家都对自己所作的承诺抱有这种崇高的精神，我们将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些目标和理想，否则生活将毫无意义，并确保未来没有风暴的乌云挡住人类的视线。

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幸福的世界，这也是他们所期望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歧视，没有谬见，没有导致动乱与沮丧的不公正，充满了欢乐、和平与道德完善的创造性气氛。

主席：我们的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个人，两个代表团表明他们愿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谨请各位注意这样一项事实，可以就一具体问题行使答辩权，但是有关代表团或许愿意考虑在它们晚些时候的主要发言中进行更为详尽的答辩之可能性。我提及这点仅仅是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这要由代表团自己来决定，如果愿意在主要发言中进行答辩，请告诉我。如果不是这样，我将很高兴请他们在今天晚上发言。

皮涅伊罗先生（葡萄牙）：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主席被选举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我们相信他那众所周知的才干一定会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成功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同样，我愿在此赞扬离任的拉希德·乔杜里先生，他非常称职地履行了作为主席的职责。

国际生活充满了动乱，在这样的时刻，能够作为卡瓦科·席尔瓦教授领导下的政府的外交部长在大会上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个政府为葡萄牙寻找到了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即实现自由、民主和团结统一等理想之间的平衡。

这些归根结蒂都是联合国自从四十多年前成立以来就一直寻求的重要的目标，这些不断鼓舞着充满良好意愿的各国政府和人民。

长期以来，联合国获得了作为调解者的丰富的经验。同样了不起的是，与此同时联合国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其本身的合法性，根据这一合法性的规定，联合国是促进组成本组织的那些人民之间的合作与理解的不可替代的工具。

我已经提到本组织所起的调解者的作用，以及它在解决冲突中所作出的贡献。但是，我十分高兴在这里提一个不需要联合国起这样作用的例子，由于两国之间的谅解以及它们对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具有的良好意愿，一项完全属于双边的解决方案达成了。

在此，我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在1987年4月13日签订的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为将在1999年开始的对澳门领土主权行使和转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应当指出，从谈判一开始就没有就主权问题发生过任何争论，早在1976年的《葡萄牙宪法》中就已经承认主权属于中国。

值得赞扬的不仅仅是本协议中的那些条件，而且应当赞扬充满整个谈判过程中的那种良好的、理解的气氛，这些维护并加强了我们两国之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友好与合作的纽带，为我们同中国这一伟大民族的关系又开辟了新的前景。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应该或者不得不求助于本组织《宪章》中所规定的方法，以寻求争端的公平解决。葡萄牙与东帝汶的关系便是这样一种情况。由于不能完成其作为管理国的义务，由于对印度尼西亚军队占领托管地进行7年之久的谴责之后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葡萄牙决定要求秘书长对此进行干预。

现在我们仍然依赖于那项授权，根据这项授权，大会在1982年第37/30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为东帝汶问题寻求一项公平的、普遍的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解决方案。在那项授权的范围内，进步了进一步的磋商和有益的接触，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以求达成积极的结果。因此，考虑到9月8日发布的秘书长的进展报告情况，我们再一次同意推迟大会所要求进行的辩论。

正如我们所一再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履行秘书长使命方面予以积极合作的诚恳愿望是基于下列明确的主要原则的：没有对由于历史原因同我们紧密相连的东帝汶有任何领土要求；寻求能够尊重东帝汶人民宗教和文化特征的体面解决办法并满足其合法愿望；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和第1541(XV)号决议尊重东帝汶人民和其他任何人民按照自决这一基本和无可置疑的原则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集体命运。

我国政府特别注意影响到东帝汶人民人道主义状况的措施，并诚恳欢迎秘书长密切注意该地区局势发展的愿望，“以便促进该领土状况在未来不断得到改善”。

因此，我们参加了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最近在日内瓦所进行的工作，该小组委员会在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方面通过了一项关于东帝汶局势的决议。

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最近选举葡萄牙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我国作为申请者完全清楚作为成员所应负有的特别责任。但葡萄牙有可能在此领域内作出更为关键的贡献，因而感到鼓舞，因为人权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主要项目之一。

我们要谈论人权，就必须记者在世界许多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仍然被剥夺最为基本的权利，即：生活的权利。我们坚信，要充分实现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尊重和实施人权、社会公正和个人选择规划自己命运的自由。

正因为我们坚信这些原则，我们不能同意利用国家主权来阻碍国际上保证人权的令人糊涂的概念，即使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足也不能证明不遵守和尊重民权和

政治权利是合理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执行人权应该是估价影响当今国际环境主要问题的重点。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联合国及其一些机构和专门机构一直并将继续发挥的至高无上的重要作用，重要的立法工作正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进行。

作为同时进行的工作，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开始作出协调努力，加强执行人权的监督和核查系统。诸如向任命特别报告员，建立特殊任务小组，提出报告，就具体问题或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违反人权具体案例而组织召开国际会议和大会等等措施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并应在今后得到促进和加强。我还要赞赏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维护人权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承担的任务，这项任务影响着每个人。

在同一方面，请允许我简短的谈一下当今世界日趋关心的另一主题，即：不尊重我们各自国家民主秩序的有组织集团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暴力活动。这些活动不管是谁干的，或因为什么原因而干都直接的破坏着诸如生活、自由与安全的个人权利、自由和保障。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一贯坚持和充分尊重联合国系统内专门机构所制订公约的精神与文字。我们同样积极的支持1985年12月9日第40/61号决议所表达的协商一致意见。该协议是在具有如此广泛影响的一个困难问题上第一次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而值得我们赞赏；我们坚信，我们应该根据该决议的精神采取行动。我们认为，由于这一问题十分严峻和紧迫，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对待。

欧洲共同体今年7月1日在新欧洲发展进程中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执行欧洲单一法案。

葡萄牙认为这一倡议以及我们作出积极贡献的正在进行中的其它有关改革表明了重大的活力。它既表明对增加了丰富和多样化内容的内部现实的适应，又表明了适应本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所经历迅速深刻变化的事态发展。

我们认为该法案是努力对付共同体必须同时面对的挑战的有效努力：一方面是

外部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内部挑战。要克服外部挑战就必须能够加强和更广泛的解释共同体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建设性立场。对付内部挑战就有必要确保领土范围内的全面发展进程，这可能导致各国和各区域间现存差距的缩小和凝聚力的加强。

必须找到恰当的办法来对付这两项挑战，这样，共同体及其成员就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充分履行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责任。

为实现国际开放与合作，人们必竟在不断的作出努力；最近对同洛美国家和地中海南部国家合作协议的修改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合作与援助发展政策的原则，我愿强调我国今年已经完全加入第三次洛美公约。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66 个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这将能够大大促进我们在不发达国家内的活动，而重新肯定了我们一直在努力执行的双边合作政策。

我愿在此提及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范围内参加大会的许多国家所进行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广泛的这轮谈判应该取得导致国际经济关系发生良好变革的成果。葡萄牙决心积极的促进这轮谈判获得成功，并现在在此重申我们毫无疑问的支持埃斯特角宣言。但是，这种谈判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参加国协调一致的行动。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能力和公平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不受任何人为保护主义条件下取得彻底的明晰度。这是进行结构性变化和改革的基础，这种变化和改革能够为最佳使用现存资源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回顾一下会议的结论是适当的。一项文件就能够对国际经济局势作出协调的估价，并列举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能够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政治行动。会议上所获得的对话气氛使对多边经济合作进行全面分析成为可能。这是作为国际关系重要项目的南北对话的基本因素。

众所周知，同非洲、特别是讲葡萄牙语的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对葡萄牙是至关重要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关键优先的事项。

葡萄牙在本世纪结束前将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我们海洋扩张和接触其它各地区人民和文明的活动(Descobrimentos)。在这场纪念活动中，我们将非洲海岸和非洲大陆作为优先项目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点。

我愿在此表示希望，联合国能够参与这场显然是全球性事件的庆祝活动。

正如许多人所承认和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葡萄牙扩张是一场征服，不如说是一场海洋和探索性扩张。文化根源是根深蒂固的，人们都承认这种继承所带来的特殊联系，为此，我们愿意扩展和加强葡萄牙和所有讲葡萄牙语或同我们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话。葡萄牙已据此为促进我们之间已经加强的共同团结而作出认真努力，并已广泛的证实了这一点。

除了在不同部门的双边行动，这一合作还包括非常有价值的多边方案，例如，我们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参与，这一机构历年来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团结，给予发展问题特别优先权。

此外葡萄牙带着严重的恐惧注意着南部非洲发生的事态：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当严重地恶化，不稳定与紧张状况升级。这一情况的根源是两个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因素：南非共和国当前的内部结构和向这一地区的国家故意挑起的引起不稳定的冲突，这些国家就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同样，葡萄牙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地方毫不含糊地谴责了不道德的非正义的种族隔离制度。消除种族隔离是公平解决南非当今面临的冲突和问题的根本条件。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南非当局应与所有的下述政治和社会集团进行对话，这些集团试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并创造条件，以确保这一国家的所有社区都能更有效地得到政治参与、就业和社会正义。只有具备了这一历史关头所需要的勇气、决断和真正的责任感，南非统治阶级才能避免一场内部对抗。

同样，葡萄牙十分关注地看到，南非当局继续推迟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权。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第2145号决议(XXI)通过已经二十年了，但是这一领土的独立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原因是南非坚持要求推迟实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35号决议(1978)。

葡萄牙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葡萄牙反复地声明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是首要关心的问题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1987),一贯支持这一领土的独立。葡萄牙还反复表明它坚决反对任何推延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其自决权的行动。

南非应该对国际社会的呼吁作出建设性的反应,抛弃它所采取的对抗立场,特别是对安哥拉的对抗立场。葡萄牙强烈地谴责了南非的这一立场。

我国政府坚定地相信,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途径在于创造条件,扩大真正的建设性的对话。

这就是恩科玛蒂协定和我们在该地区接触的精神原则。我们不假装找到解决其他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促使这些冲突的和平协调一致的解决,这些冲突正严重地困扰着非洲大陆如此重要的地区。

我国十分关切地注意着莫桑比克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注意着一些集团最近对他们实行的严重暴行,这些集团参与了制造不稳定,对此我国表示强烈谴责。

安哥拉也正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那里的人民也深受遍及南部非洲大多数国家的不稳定与冲突之苦。我们赞赏安哥拉政治领导人在对这一国家面临的问题寻求一个全球解决方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样值得赞扬的是,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开展了对话,以及最近宣布了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葡萄牙坚定地支持并鼓励这样的措施。最近在联合国系统内选举了一位佛得角卓越的外交家和法律专家为国际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国际法庭筹备委员会主席,我想对此讲几句话。我相信,以他所有的成就,他一定能为该机构的工作做出贡献,葡萄牙这样一个具有航海传统的国家对该机构的成功怀着极大的兴趣。对中美洲五国首脑在危地马拉城举行的上一次会议所确定的观点,我表示极大的满意。那次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迈出了具有希望的一步,以创造相互信任的气氛,这对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对政治自由的尊重及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只有采取具体的行动,确保实行危地马拉文件的最重要部分的政治权利和人权,才能实现这一希望。

尽管在美洲这一广阔的地区取得了进展，但我们仍然担心还需要进一步做出巨大的努力，以克服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严重的经济问题。要找出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的根源，并非容易，但是国际社会应该放弃那些已被证实是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而且寻求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我相信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我坚定地相信我们应该不断地百折不挠地寻求在拉丁美洲进行合作的一套新方法。

我还要赞扬拉丁美洲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紧密的团结，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所做的努力就是这种团结的例子，即在这两个集团的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定期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制，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之间更密切的联系也是这样的例子之一。这些措施是逐步地团结一致进程的一个起点，这将在这一地区产生重大的结果。

现在我谈谈裁军问题。对这个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多谈，因为我的丹麦同事已经代表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谈了这一问题。我只想强调葡萄牙将同盟国一起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国际社会的所有可能有效加强国际安全的行动。

我们认为，只有在更加相互信任的气氛中才能实现上述目标，这就需要东西方继续进行良好的对话，而不危及大国之间微妙的平衡，当今世界的这种平衡仍然是国际关系中安全与稳定的最强有力的保证。

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细心地观察美国和苏联之间谈判的积极发展。此外，我不能不特别提到最近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消除欧洲中程导弹的协议。我们希望这一措施将不仅有助于欧洲更加安全，还将有助于实现更大的稳定和集体安全，这绝不应该受到危害。

我们极为担忧地注意到最近几个星期来海湾局势的恶化。我们全心全意地同全世界各方一起紧急呼吁结束所有暴力和恫吓行为，以便在该地区实现停火，这是建立一个谅解的环境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会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

安全理事会第598号决议(1987)是国际社会当前普遍的团结的典范，根据这一决议，我们赞同在世界所有地方的自由航行和自由贸易，如果这些全球接受的、写入国际文件并有所有国家签署的原则受到危害，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我们还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在寻求和平和达成一个持久的、不失尊严的协议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一协议可能导致结束那场毁坏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我们相信只要双方都愿意无条件的寻求和平解决，秘书长的果断可能成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

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我们相信这一地区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本是对问题的推迟解决。我国将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一起，尽所有的努力寻求对这一问题的现实的、平衡的和永久的解决。在此同时要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必须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出以及承认所有国家都有权在这一地区和平共存。

因此，我们满怀巨大的希望看待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重新开始对话。我们坚信更好的了解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同它们进行更加认真的磋商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们必须提及阿富汗问题，再次强调，葡萄牙希望能终止目前外国军队对该国的占领和外界对其施加的压力，使阿富汗享受和平并同时获得自决权。

另外一个几年来遭受外国军队占领的国家是柬埔寨。在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特别是秘书长也不遗余力的作出了努力，以寻求公正和和平的解决办法，保障柬埔寨人民的领土边界、独立和自由意愿。

在开始发言时，我表示《宪章》中包括的理想今天依然有效；事实上，我认为这些理想是促使各国政府和人类采取行动的种种目标的组成部分，即和平、经济与社会进步，尊重个人和各国的自由与独立。联合国组织、特别是我们完全信任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有责任完成这一继续和再次进行这一崇高和具有价值的工作这一困难的使命。

我们相信，这种将找到解决目前财政危机的持久办法，使所有人满意，并对支持本组织的行动及维护本组织的信誉做出贡献。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履行自己最初作出的承诺，发挥属于联合国潜力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要向秘书长致意，他采取主动行动，以便严格的使支出合理化，

更有效的管理和牢牢的控制人力与财政资源。当然，这些措施适应于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该组织不仅应受到更加严格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应恢复其对各国承担的义务。正是出于这些主要原因，我国提名一位葡萄牙人士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这位人士具有众所周知和不容否认的优点，将确保迅速和有效的实现这些目标。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我国完全致力于使联合国这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进步工具取得成功。

主席：现在我请两名希望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代表发言。

毛瓦拉女士（萨摩亚）：今天早些时候，法国外交部长提到了最近在新喀里多尼亚发生的事件。我希望代表已加入联合国的7个太平洋论坛成员国指出，遭受殖民统治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并不同意法国对9月13日举行的公民投票的解释。

在我国总理于一般性辩论以及就大会的议程项目18发言时，我们将就新喀里多尼亚问题明确的表明我们的立场。

孙努氏宁女士（越南）：越南代表团希望对中国外交部长今天早上的发言作出部分答复，他在这一发言中对越南作了一些错误的评论。

引用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报告（A/42/1, P. 4）的话说，目前在东南亚和柬埔寨有“一些动态的迹象”。事实上，已经并正在出现有意义的事态发展，正在接近一个充满希望但却是敏感的重要关头。但是，中国依然是仅有的几个对此现象视而不见的国家之一，坦率的说，中国决心无视其不喜欢的事态发展。

印度支那国家不但已表明了自己的诚意，同时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自1982年以来，越南每一年都将自己的军队从柬埔寨部分撤出，同时也已宣布今年将再次撤出部分军队，并宣布将1990年之前全部将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出。如果找到政治解决办法，越南军队将会更早撤出。而中国尽管多次在口头上要求越

南迅速和彻底从柬埔寨撤军，但事实是其内心深处的愿望同其语言并不相符。事实上，中国希望看见越南无限期的深陷柬埔寨，因为这有助于中国在本地区保持紧张局势的自私利益。

众所周知，正是中国自己支持残暴的波尔布特政权，使几百万柬埔寨人丧生，包括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近亲，并对邻近国家发动战争。今天，尽管世界一致谴责那些采取这一种族灭绝行径的人，中国依然坚持保留波尔布特的残余力量，支持他们进行活动，破坏和妨碍柬埔寨人民的恢复和重建。正是中国试图以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妨碍最终实现谈判，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

在经历了八年的紧张局势之后，所有的人都希望解决柬埔寨问题，在东南亚实现持久和平。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却试图延长柬埔寨人民的痛苦和东南亚的不稳定，以便谋取私利。

事实是，在同苏联打交道时，中国提出了三个障碍，其中之一是柬埔寨问题，而中国却依然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苏联举行会谈，与此相反，中国提出了先决条件，以便拒绝同越南谈判，同时却不遗余力的试图妨碍柬埔寨各方之间的谈判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印度支那各国为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谈判。

中国同与柬埔寨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举行谈判，但却竭尽全力防止柬埔寨双方举行对话以及东盟国家和印度支那国家之间的对话，而这些对话本来可以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真正的可能。

所有这些都证明，中国并不希望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试图防止别的国家解决这一问题。过去，中国曾惯于如此行事。在越南战争期间，直到1970年中国一直不遗余力的阻止越南同美国举行谈判。而到了1971年，中国却背着越南直接同美国谈判，以求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满足自己的私利。

然而，今天事情已不完全由中国操纵。越南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世界事务，特别是东南亚具有巨大的威望和负有主要的责任。越中两国之间的分歧只是暂时性的；两国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依然存在。但我们希望，中国将很快对解决东南亚和柬埔寨问题作出建设性贡献。

主席：我想提醒各位注意，在场的一些代表曾要求作行使答辩权的发言。议事规则第73条对此有所规定，但我们在此讨论的大部分议题都属于大会为本届会议提出的议程项目。

有些代表团表示他们想行使答辩权，同时他们又列入了发言者的名单，当然他们在稍后时间还有机会发言。因此，我吁请他们的答辩尽量简短。

西索瓦先生（民主柬埔寨）：我国代表团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答辩时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上午所作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精彩发言，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武装部队公然侵略和占领柬埔寨的正义斗争方面，是完全正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世界上一百多个其它热爱和平、热爱正义的国家，每年都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里，继续给予我们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存在，以及争取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独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以强有力的道义、政治和外交的支持。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散布谎言来欺骗国际社会，说柬埔寨问题是柬埔寨人之间的事。实质上，柬埔寨问题是由于14多万越南占领军的存在强加给我们的一场侵略战争。

只有当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导致出现问题的根源，同意面对面地和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卓越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进坦诚的、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磋商的时候，我国的问题才能实现和平解决。

布兰科先生（法国）：法国外交部长今天上午所作的发言，并没有对萨摩亚或南太平洋讲坛国家提出批评。因此，我们对萨摩亚代表代表这些国家所作的评论不得不表示惊讶。法国代表团对于这些评论不予答辩。新喀里多尼亚的选民们已经作出了回答。他们在今年9月13日通过公民投票拒绝了独立一途，选择该领土保留其作为法国一个成员国的地位。

法国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告诉自由的选民，他们必须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自主地选择了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之内。他们的选择其他人都必须接受。

石继成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对越南代表对我国外长的发言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的攻击、污蔑表示气愤。

越南在一个大国的支持下，对柬埔寨进行了侵略。这个侵略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威胁着世界，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

这个世界组织，近几年来，年复一年地通过决议，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他的侵略军。但是越南至今顽固不化，坚持它们侵略立场，拒不从柬埔寨撤军。越南相反还攻击中国，说中国要越南长期“bogged down”（按：陷在）在柬埔寨。这是荒谬的。越南的侵略遭到柬埔寨全体爱国人民的反抗，得到了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在这样情况之下，越南提出了所谓政治解决。中国从来不反对政治解决，当然我们要求越南首先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侵略军。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谈得上政治解决。越南的所谓政治解决，其目的想通过政治手段取得在战场上无法取得的东西。那就是使它的侵略成果永久化。

中国代表团要奉劝越南代表团，坚持侵略，跟国际社会为敌，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对越南决不会有好下场。

正确的办法是越南尽早从柬埔寨撤走它的侵略军，由柬埔寨人民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之下，自己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下午7点30分散会。